

云中岳武侠精品

剑垒情关

红粉佳人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红粉佳人系列

剑垒情天

(上)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粉佳人/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3.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红…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6529 号

红粉佳人系列

剑 垒 情 关 (上中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奇 责任编辑: 朱媛美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50

字 数: 3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80 - 154 - 5/I·070 (全 12 册) 定价: 240.00 元

写 在 前 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莠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内 容 提 要

这部书是云中岳先生的最佳作品，主要描写主人公林华为报父仇，十年奔波踏遍山南海北，寻找当年乃父的至亲好友高文玮。林的岳父因在洛阳联名告周通判勾结匪盗，贪赃枉法勒索仕绅鱼肉百姓。事泄惹祸，林父熬刑咬供，而高文玮却贪生怕死出面自首卖亲陷友，致使林家六口于死地。

林华复仇经历百般曲折、坎坷艰辛。林华凭着坚定的毅志，终于为父报仇雪恨。

这部书写的生动、惊险、情仇交织，情真意深，是一部极好的作品。

目 录

第 一 章	邪剑魔箫	(1)
第 二 章	暗中护镖	(32)
第 三 章	解开疑团	(63)
第 四 章	天山四奇	(95)
第 五 章	百兽神君	(125)
第 六 章	南山魔女	(156)
第 七 章	父女相救	(194)
第 八 章	误中奸计	(233)
第 九 章	武林三奇人	(265)
第 十 章	少女有情	(296)
第 十 一 章	情人得救	(326)
第 十 二 章	酒狂张瑞	(355)

第一章 邪剑魔箫

不论军民商旅，进入河西四郡，必须在兰州换路引，由军政府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的有关单位签证，方能通行无阻。

兰州镇远门外，镇远浮桥，是黄河惟一的一座桥。桥南，是河桥巡检司与测汛局。巡检司负责查验过桥人的路引，查缉奸宄，审验西域三十六国贡使的勘合符节印鉴，管制出入本地区的番、羌、回、蒙各族土民。

测汛局负责测量黄河水势，每年两汛，该局的人便人手毕集，忙得不可开交。兰州的河水上涨一寸，下游山西河南一带则涨一尺。该局的水卒，俗称羊服，可能是天下间最了不起的水鬼，负责传递警讯。

每人缚一具大羊皮筏，带报汛的水签与特制的干粮，顺流下放随水漂流千里，流至风陵渡口进入河南省，即沿河飞签，由各地的接签河卒交呈当地官府，以便知道水势早作堤防。水鬼到淮安附近方行登陆，由当地官府接待，每人赏银五十两，发给路引勘合，沿途驿站一概免费招待，由陆路返回兰州报到。随水而下时，需时约半月左右，回程则约需一百天。

一早，三位骑士在城关下马，牵着坐骑走向查验站。这三位骑士穿同一式的青紧身衣，戴遮阳帽，短统马靴，佩剑，挂囊。鞍后是马包、卷毯。领先那人年约半百，国字脸膛，三绺短须，粗眉大眼，相貌威武。鞍袋上，绣了四个红字，中州镖局，另两

人年约四十上下，都是精壮剌悍，虎背熊腰的好汉，鞍旁插袋带了弓箭，鞍袋上也绣了中州镖局的字号。

巡检司的官兵看到三骑士牵马走近，一位穿副巡检官服的人含笑上前相迎，抱拳为礼笑问着说：“噢！是芮师父么？好久不见啦！大热天走河西，辛苦着哩！这次到哪一处地头？不远吧？”

芮师父满脸堆笑，上前呈交三份路引，笑道：“罗大人，半年不见，大人满脸春风，气色大佳，有喜事吗？”

“呵呵！三月间，娶了个烧锅的……”

“哎呀！大人未免太吝啬了，小登科大喜事也不通知一声，怕咱们这些江湖人酒量大是不是？回程时兄弟补一份礼，可得请夫人替咱们准备一席好酒菜喽！”

“哈哈！没问题，只怕诸位不赏光。”罗副巡检一面说，一面将路引递回说：“近来朝廷有旨，封闭嘉峪关，拒绝西域各国人关朝贡，道路总算平静多了，祝你们一路平安。这次到肃州，不知是哪一种红货？”

芮师父将路引分别交给同伴收执，笑道：“一些名贵珍药，一些名匠打造的首饰，风险不算大，谢谢大人的祝福。告辞，一月后回程再去府致贺，再见。”

“再见，一路平安。”罗大人笑答，双方行礼而别。

芮师父带了两名同伴，牵着坐骑直趋桥头。

镇远浮桥气魄恢宏，秋汛期间，二十四艘巨船全用上了，宽有三丈余，全长一百余丈，两岸四根系铁缆的大铁柱，每根长两丈，粗约合抱。链长一百二十丈，粗有一围。冬日河水结冰，桥撤掉人从冰上往来，极为方便。

三人牵着坐骑踏上桥头，查验站然施施来了一名接受查验的骑士。这位西行客人生得英俊魁伟，但他那匹坐骑可令人不敢领教，瘦得落了膘，栗色的毛起皱而毫无光泽，大概已病了许久啦！怎能当坐骑代步？

这人生得雄壮魁梧，手长脚长，长眉入鬓，一双大眼黑多白少，神光内敛眼神柔和。脸色略带古铜，透着健康的色彩，微翘的嘴唇，带了三分子嘲世者的怪异笑容。紧抿着的嘴唇，和稍为突出的下颌，表示出他坚强的个性。

穿一件天蓝色直裰，短靴，腰带上插了一条短布囊，囊口挂着一只碧色流苏坠。鞍后带了一具毯包，鞍旁挂着皮制水囊，和一个百宝革囊，未带兵囊。走河西四郡的人，如不带兵刃，简直是给自己过不去，拿老命开玩笑。

他呈上路引，用中原口音朗声道：“林华，二十六岁，业商。祖籍湖广，寄籍河南。至肃州探亲，岁杪返乡。”

两名兵勇不住向他打量，其中之一问：“林华，你是不是返乡省亲误了期，另请路引返回涉居地的人？”

本朝初，先后有三次大移民。一是经营西北，大量迁徙河南、北平两布政司的人至河西四郡。一是开发西南，迁徙湖广、江西、浙江等地的人至云南。一是建立凤阳的中都，迁徙南京、浙江等地的富户十四万户，把中都建成天下第一大城。

人，恋土性十分强烈，安土重迁，月是故乡圆。这些人虽被迫远涉万里外，但依然难忘故乡的一切，尤其是难忘故里的祖宗坟墓，慎终追远，每年皆千方百计返回故里祭扫祖坟。

云南四季皆春，中间隔了所谓鬼方的贵州，交通不便，苗蛮出没，生命没有保障，久而久之，迁至云南的人不再返乡了。河西四郡的人，则于每年秋收后，假借采办耕具及日常必需品的名义返乡，祭祖后开春结队重返徙居地。

那年头，居住与旅行管制极严，未经许可或没有正当理由，是不准迁移或旅行的。因此中都的人，也是在岁杪返乡。但他们不能离开，扫墓祭祀不是正当理由，因此他们只好先至邻县，然后假扮乞食浪人走江湖，偷偷摸摸回到故里，祭完祖立即返回中都。所以接近年关，沿途经常可以看到那些男女，穿了破衣打着

花鼓，高高兴兴的唱着：“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其实，他们全是中都的百万富豪，他们口中唱得高兴，心中满是心酸。

后来，满清皇朝就利用这些所谓凤阳花鼓，来强调大明皇朝如何残民以逞，如何令民生凋敝，以绞除百姓对大明皇朝的怀念依恋，令百姓安于现状不再反清复明。

河西四郡返乡的人，如果逾期返回徙居地，是会受罚的，因此有办法的人，便设法另觅路引避免受罚。

林华淡淡一笑，说：“将爷，小可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呢。舍亲今春托人带来信息，说是哈密的回回反叛，骚扰肃州四卫，有不少子弟失踪或被杀。小可心中不安，因此前来打听。如果顺利，小可在下月便可返里了。”

将爷不再问，递回路引盯着那匹瘦马摇头苦笑道：“如果有钱，到马市换一匹马吧，你这匹瘦马，绝到不了肃州。”

林华拍拍腰囊，苦笑道：“将爷，一来一回万里迢迢，旅费共需六十两银子，我那有钱买马？实在不中用，只好劳累两条腿罗，苦噢！将爷。”

将爷挥手令他走，说：“没有钱就省两文别来多好？你第一次来，最好到凉州结伴西行。过了桥到金城关，别忘了请都指挥使司的将爷替你盖查验大印。走吧，一路平安。”

“谢谢将爷关照。”林华颌首道谢，牵着坐骑出栅走向桥头。

七月天，河西走廊炎热如焚。东北，是一望无涯的无垠大漠；西南，是高与天齐，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但到了晚间，保证冷得可以令人打哆嗦。

古浪千户所至凉州卫城，全程一百六十里。有坐骑代步是一程。本境共有四座隘口，四十里进入凉州地境。往上走一百二十里，共有四处歇脚的地方，依次是张义堡、二十里双峪堡、再三十里靖边堡、再四十里大河堡。每一座堡都有堡城，不但有官

兵，也是附近经营畜牧的百姓有警时的避难所。蒙古人经常南下，谁也不知道那一天会有战争，所以这一带不论军民的居住地，皆建堡建寨自卫，每个人都是战士，不论男女全都对骑射下过苦功。

过了双峪堡，近午的毒太阳实在令人受不了，必须找阴凉处歇脚，午后方可上路。

芮师父一面抖着缰，一面向同伴说：“这条西凉古道，委实令人不敢领教，夏天热死人，冬天大雪厚八九尺，人马都会冻僵，难怪胡人要南下抢天下。伙计，歇啦！”

三人在路旁扳鞍下马，在路左的树阴下卸了坐骑的鞍辔囊鞯，任由坐骑自行觅食。三人坐在行囊旁，先喝口水，方倚树躺下休息。

芮师父将剑放在身侧，解开衣襟拭汗，一面向同伴问：“李师父，这几天你发觉有可疑的人吗？”

李师父伸伸懒腰，若无其事地道：“芮师父是指那骑瘦马的小伙子么？”

“不错，这小子在平番卫便跟上了咱们始终跟在后面盯着，咱们得小心些才是。”

“哼！凭他一个小辈，敢冲咱们中州镖局而来么？叫他来好了，我不信任何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在老虎嘴边拔毛。咱们这条路走了五六年，从没出过事……”

话未完，另一名同伴叫道：“来了，这小子的马真怪，瘦得连风都可吹得倒，居然每天都能按站头赶到，委实令人难以置信。”

半里外，热浪蒸腾的官道中，出现了林华一人一骑的身影。瘦马步伐稳定，徐徐小驰并不吃力。远远地，便听到他传来的清亮歌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他唱的是唐朝诗人王翰的凉州词，歌声嘹亮，但声调低徊，令人闻之心弦为动。

距三位镖师约十丈左右，他下马进入路右的树林。这一带仍是山区，草木繁茂，但吹来的风是热的，附近的沙砾地反映刺目的阳光，虽在树阴下，仍然有灼热的感觉。

三位镖师的目光，全向这位神秘的青年人注视。

林华卸下马具，端坐在树下，举目四顾。官道上行人绝迹，烟尘滚滚。他喝了两口水，瞥了远处的三位镖师一眼，冷冷一笑，徐徐解开了小布囊，取出一枝其色翠绿的尺八箫，深深吸人一口气，脸上神色开始平静，半闭虎目举箫就唇，如同老僧入定。

动人心弦的箫声袅袅不绝，如泣如诉悲凉凄恻，哀切低回，每一个音符包含着一种哀伤，似在向苍天诉说人间的不平。即使一个心中没有任何牵挂、哀伤、心事、痛苦的人，听到这种凄切的旋律，也会平空生出无穷的感慨，甚至悲从中来，被悲哀所感染，情难自己。

芮师父脸色大变，一蹦而起向同伴惶恐而慌乱地低声说：“快备坐骑，走。”

李师父满脸哀伤，对芮师父的话毫无反应，茫然地说：“人，谁不为衣食奔忙？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活着，本来就是艰辛的。”

另一名师父的目光，仰望着云天深处，两行清泪挂下腮边，喃喃地哀伤地说：“娘子，你要哭就哭罢，其实，人活在世间，干那一行又没有风险？靠天，天有不测风云；靠地，桑田可变为沧海，靠人，人心鬼诈……”

芮师父不客气地各给了他们一耳光，喝道：“快备马，要赶路哪！”

两人蓦尔惊醒，李师父惑然叫：“芮师父，你怎么啦？”

“备马，赶路，咱们的处境凶险极了。”芮师父惶急地说。

“凶险？你是说……”

“蠢材，你难道没听说过邪剑魔箫？”

这时，箫声已止，弄箫的青年人正泰然自若将箫放回箫囊。

李师父像被踩了尾巴的小狗，哎一声惊叫一蹦而起，慌乱地去找坐骑。

弄箫的青年人林华，已经在树旁躺下了。

三位镖师慌乱地备马，慌乱地就道，慌乱地策马狂奔而去。

林华向三人的背影摇摇头，口中发出一声低低地叹息，然后倚树假寐。不久，身后传来了极为轻微，缓慢地脚步声，他不加置理，依然闭目养神。

一只手伸向他腰上的箫囊，轻而缓像是幽灵之手。

手一触箫囊，他的手已缓慢而奇妙地压住了对方的掌背。

久久，对方发话了，阴冷低沉，像是鬼魂在低诉：“你刚才吹的是啥玩意儿？”

他保持假寐的姿态，虎目依然闭着，也阴冷低沉地说：“叫做悼魂曲。”

“调子很凄怆。”

“安魂曲更凄怆百倍，你要不要听？”

“我不听，听了我怕得流泪。”

“哦！你还有七情六欲？”他的声调提高了些。

“人，那能少得了七情六欲？除非他是行尸走肉，或者是先天性的白痴。”

“世间没具有七情六欲的人，多的是。”

“你见过？”

“秦岭的十空上人，连云栈的木客宗亮，在下确知他们便是这种人。至于古浪东方五十里黄羊川的红衣吊客胡荣，也可能是……”

“住口，你这家伙无礼。”

林华睁开虎目，推开对方的手，笑道：“在下还未说完呢，你急什么？如果红衣吊客也是没有七情六欲的人，便不会以念旧的心情，接待从中原来的故友独臂丧门吴斌，更不至于派人在那三位可怜虫镖师的红货鞘囊上，留下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暗记是么？”

来人是个年约花甲，穿灰袍点乌杖的人，生了一双不反映表情的山羊眼，勾鼻、尖嘴、薄唇鼠须，是属于令人一见便不生好感的人。站在林华身旁，山羊眼瞪视着懒洋洋毫无戒心的林华，阴森森地转过话锋说：“你很年轻，出道多久了？”

“出道？好说好说，在下一出娘胎，便在江湖上打滚鬼混，出什么道？别抬举我好不好？”

“贵姓？”

“在中原，大河两岸大江南北，在下无名无姓，人称我浪子。在边塞，自辽东至燕云三卫，西迄山西杀虎口，我叫亡命客。在川西番境以迄越南，我叫汉娃。这一次行脚河西四郡，正正当当循规守纪，叫做林华，却不知贵地的人，称我的怪绰号是啥玩意儿了，反正不久自知。老兄，你呢？”

“我……”

“红衣吊客当然不是你，你没穿红衣。”

“老夫河西孤魂。”

“哦！原来是温老前辈河西孤魂温瑞，幸会幸会。老前辈号称孤魂，自不会与红衣吊客狼狈为奸，但不知边城野鬼王林，会不会被独臂丧门所收买？”

“老夫不过问他人的事，只想问你中州镖局的底细。”

“很简单，独臂丧门与中州镖局的总镖头铁幡招魂丘明有不解之仇，希望借中州镖局这趟镖兴风作浪。”

“你与这趟镖有关？”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哦！你也对这笔红货有兴。你年轻，当然不是魔箫，但不知你与他有何渊源？”

“我不认识他，闻名而已。在下不算年轻，二十六岁，快老啦！我这人虽然不长进没出息，性喜游山玩水，走边荒穷异域寻幽探胜，不算是什么好人，但不取不义之财，不欺孤凌寡，自问于心无愧。这笔红货不是什么贵重之物，在下如果动心，那三位镖师绝对出不了河南地境。”

“那你打算……”

“相逢也是有缘，请老前辈寄语红衣吊客，叫他别管这档闲事。以老前辈与红衣吊客的交情来说，该无困难。”

“你凭什么要老夫做跑腿的信差？”河西孤魂冷冷地问，意似不悦。

林华缓缓站起整理衣襟，泰然地说：“在下在江湖一无名望，二无地位，有什么可凭的？向老前辈加一‘请’字还不够么？既然请不动，也就算了。”

河西孤魂嘿嘿一笑，说：“老夫既然号称孤魂，自不会自贬身价与那红衣吊客同流合污。听你的口气，你大概有意架这一段梁子。老夫认为你这人倒还可取，因此劝你明哲保身，这段梁子不架也罢，多你一个人，不过是多一个冤鬼而已，何苦来哉？”

林华一面备马，一面笑道：“即使是与在下无关的人，在下不知便罢，知道了便不能不管，何况那笔红货与在下有关？老前辈的好意，在下心领了。那几位朋友，请代致意，告辞。”

跨上瘦马，抱拳一礼，说声后会有期，蹄声得得向北扬长而去。

河西孤魂等他去远，方扭头向树林深处冷笑道：“你们都听到了吧？还不快滚？这人虽不是魔箫，身手决不会差劲，凭你们这几块料，如果不服气想逞英雄，定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

回。”说完，向南走去了。

奔出五名青衣带刀剑的大汉，其中之一向河西孤魂的背影叫：“只要老前辈不插手，咱们将毫无困难地把他埋葬掉。”

河西孤魂已经去远，但他那不知含意的怪笑，仍隐隐入耳。

五大汉重行隐入林中，不久从林西北乘坐骑驰上官道，如飞而去。

在这一带赶路，有固定的宿站，错过了宿站，十分危险。沿途不是宿站的小堡寨，不敢收留陌生人，天未黑便闭了寨堡门，决不开门收留旅客。每一座小堡寨，便是一座拥有自卫能力的城堡，不但要应付杀人越货的强盗，更旦夕提防窜入边墙的蒙古人。不论昼夜，不分男女老幼皆随时准备战斗，为了生存，这些边寨儿女，每一个都是精于骑射的斗士，一生中时时刻刻提心吊胆，随时准备为保乡土而奋斗牺牲。白天，他们对少数的旅客十分热诚，供水留饭像是招待老朋友，尽可能协助旅客替对方解决困难，亲切，热诚，豪爽、好客。但对大批的旅客怀有戒心，因为有些鞑寇不时扮成旅客劫各地堡寨，不得不防。入夜堡门一闭，内部戒备森严，巡更放哨彻夜不绝，烽火烟炮随时准备传警，即使有一位陌生的旅客倒毙在堡门外，堡中人也决不敢开门救人。这就是边塞，这就是当年的河西边境。

当年的河西，祁连山下的甘凉，如不是兵强马壮民风剽悍，这一块大明江山最突出的西域门户，恐怕早就拱手送人了。祁连山之南是番人，嘉峪关外是回回，边墙以北是瓦剌（蒙人）。只留下一线两千余里的狭长国土，每一寸土地皆可能成为战场，每一刻时辰皆可能爆发战争，每一个人皆不知道是否可以活到明天，每一天皆需为生存付出代价；这就是那时的陕西西北地方。

之外，住在这一带的人，必须提防三十六国的贡使趁火打劫，必须提防散兵、游勇、逃军、逃犯的骚扰，必须提防狼群、祁连山的凶猛土豹、熊黑等等野兽的袭击。他们梦想着太平日子